

我最喜歡的小提琴家

Ginette Neveu

馬均均

GINETTE NEVEU — 一個即使是常聽古典音樂的人都可能很陌生的名字，是我最喜愛的小提琴家，就做一個小提琴家而她的生命可說如流星劃過天空，僅活了短短的30年，然而在她短暫而傳奇的一生中，她不但給人世留下了不朽的樂音，更如同一位樂評所說：「吉努特，努娃的到來是上帝給這悲慘世界的溫暖慰藉。」

GINETTE NEVEU 1919年8月11日出生於法國，自幼即顯示了非凡的音樂才能，早在孩提期間，她就能正確的哼出僅聽過一遍的曲調；帶她去聽蕭邦的作品，她竟感動的掉下淚來。任小提琴教師的母親發現了她的天份，開始親自教導她，誰知小努娃進步太快，使母親大為吃驚，怕自己力有未逮，這才另請名師。小努娃的確進境神速，七歲半時已公開演奏布魯赫的G小調協奏曲，九歲時名指揮家華爾特慕名請她到日內瓦演奏奈爾迪及孟德爾頌的小提琴協奏曲，大獲成功後當地的報紙稱讚她：「簡直就是穿著裙子的神童莫札特」。她並獲得了巴黎師範音樂學院大獎及巴黎市政府大獎，這兩項殊榮至今無人再獲得。

此時努娃跟隨名小提琴家Georges Enescu（註一）學琴，有一次在練習巴哈夏康舞曲時，Enescu發現努娃以異於自己的方式詮釋該曲，當他詢問她時，這位年僅九歲的女孩

泰然自若的回答：「是的，我以我對它的了解來詮釋它」，如果是別的學生敢這樣說，Enescu恐怕早請他走路了，然而，對於努娃，Enescu只是微笑並勸她繼續練習。

1929年，年僅十歲的努娃進入巴黎音樂院就讀，短短九個月就獲得學院首獎，這種優異的成績只有韋尼奧夫斯基（註二）在半個世紀前創造過。之後，努娃向當時著名的維也納國際音樂大賽進軍，不幸地卻鎩羽而歸，僅得到了第四名，這是努娃演奏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挫敗。

然而，努娃的表現，卻給當時著名的小提琴家，也是評審之一的卡爾·弗烈許（註三）留下深刻的印象，弗烈許甚至主動提供她一份獎學金，邀她到柏林來跟他學藝，努娃家限於經濟因素，直至兩年後才籌得旅費前往，當努娃在弗烈許家試奏時，這位名小提琴家感動的說：「努娃小姐，上蒼賦予你才華，而我無意改變它，我能給你的，只有純技術上的指導而已。」

努娃隨弗烈許學了四年，這成為她生命中最重要時期，在卡爾·弗烈許的教導下，努娃不再端賴直覺摸索前進，她在演奏技巧，樂曲分析及自己知性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日後當努娃回想起這四年時，對位偉大的教師仍感念不已。

1935年，波蘭政府為紀念其著名小提琴

家韋尼奧夫斯基，在華沙舉辦著名的韋尼奧夫斯基國際小提琴大賽，這項國際性的大賽，立刻吸引了從世界各地紛至沓來的小提琴好手，初賽人數就有180人之多。努娃的雙親限於財力，原欲放棄比賽，卡爾·弗烈許得知後，慨然資助全部費用，終於在報名截止前一刻及時趕上，當時，努娃只六個星期練習她所不熟悉的指定曲目——巴哈無伴奏及數首韋尼奧夫斯基的作品，其艱難更是可想而知。

比賽結果出人意料，原本最被看好的俄籍小提琴家David Oistrakh居然只得到第二名，第一名竟落在小他11歲的努娃身上，而且決賽成績，贏了他足足有26分之多，正因如此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David Oistrakh直到二年後在Ysaÿe（易沙意）小提琴大賽中獲勝，才開始踏上國際樂壇。

華沙大賽使得年紀輕輕的努娃一躍成為世界級的小提琴家，各地的邀請卡如雪片般飛來，幾年間足跡踏遍全歐，樂迷們很快地就被這位來自法國的天才少女給征服了，所到之處無不轟動，熱情的聽眾送她的鮮花堆滿了整個車廂，甚至使她在旅途中找不到練習之處。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阻止了她事業進一步的拓展，在納粹統治的法國，努娃過著隱士一般的生活，她唸書，同時不斷擴充曲目充實自己，更重要的是，她開始寫些生活札記，努娃死後，這些札記成了極珍貴的史料，因為努娃對自我的期許，生命的觀感及她音樂生命的成長，都由她本人忠實的記錄下來。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努娃重返國際樂壇，這時的她變得更加閃亮耀眼，昔日的小女孩已蛻變成一位貌美、氣質高雅的成熟女人了，她的舞台風采及精湛的演奏在在使人不能忘懷，當她在紐約演奏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後，一位以毒烈評語著稱的樂評家，湯姆遜在「紐約論壇」中讚美道：「努娃是一位值得我們期待的偉大藝術家，擁有傑出音色、技巧、氣質，獨特的流利節奏，及與聽眾溝通的強烈訴求。」可為努娃的忠實寫照。

1947年，努娃在札記中寫道：「我感到有一股內在的改變在發生，我不確定那是什

麼，但它也許會提昇我的音樂到更高一層的境界。」努娃是對的，翌年她應邀參加愛丁堡音樂節，樂界人世都發現，努娃的確更上層樓了，只可惜那時的演出並未留下錄音，在人間竟成了絕響。

隨後努娃開始她的歐洲巡迴演奏，當她束裝離開布達佩斯時，法國大使親自到站送行，並對她說：「你的成就遠勝過我，你對法國的貢獻比我還多」，然而，死亡的陰影在此時逐漸籠罩，也許是冥冥中的預感吧！努娃在札記中寫道：

Nothing Great is achieved without the solitude of vocation, and true greatness is, perhaps, a kind of radiant solitude... People are sometimes faint-hearted because they fear death. But death is something sublime, which one deserves according to life and ideals within one's self.

不久，努娃排定了她的全美演奏合同——也簽下了她的死亡證書。

1949年10月28日，努娃與擔任鋼琴伴奏的弟弟搭機赴美，起飛後不久，飛機在亞卓瑞山區撞毀，機上人員全部罹難，努娃心愛的1730年的史塔利發第小提琴也隨之同歸於盡，死亡時年僅三十。

努娃死後，法國政府將她安葬於蕭邦之墓旁，並追贈「最高文化」勳章，表彰她生前的偉大成就，一代大師卡薩爾斯並為她的一生立下註腳：「她的演奏就是技巧與音樂的偉大啟示。」

對我們這些永遠不可能親自聆聽她現場演奏的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努娃留下了一批錄音，雖然為數不多，且由於年代久遠，其效果與近代錄音技術當然無法相比，所幸努娃特出的音色，無懈可擊的技巧，及樂曲中令人為之落淚的情感，都被忠實的保留了下來，甚至還留下了一卷錄影帶。使我們得以一窺她那令人傾倒的舞台風采，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目前筆者身邊關於努娃的CD有兩張，都是EMI出的，據說Philips尚有一些，不過我從未見過。這兩張CD，一張主要是法國音樂

小品，另一張則是Brahms及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以當時的錄音技術而言可算是錄得相當好。

法國音樂小品包括了蕭頌的詩曲拉威爾的吉普賽及一些其他的曲子。蕭頌的詩曲是全然感性的演出不似海飛茲的冷冽；拉威爾的吉普賽是努娃的成名曲，表現起來自然不同凡響，這首曲子技巧艱澀，努娃演奏得輕而易舉，而且不落窠臼，尤其在結尾的高潮部分，狂野而不失之粗暴，活潑有力的節奏，正如同它的名字——吉普賽一般，只可惜努娃的弟弟伴奏的稍差了些，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布拉姆斯及西貝流士這一張，是努娃的「名演」，錄音時間是1945,46年，至今EMI仍拿來出CD，可見其價值。這個版本並曾獲得1988年Gramophone雜誌唱片評鑑的“歷史錄音”獎，讓人頗欣慰好的音樂光彩是不會隨著時間而褪色的。

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協奏曲是各大小提琴家“必錄”的一首曲子，努娃的詮釋近於二十世紀初姚阿幸、易沙意（Ysaÿe）的演奏方式，沒有現今的演奏方式那般外揚奔放，可說是屬於“內斂型”的，和小提琴家米爾斯坦的處理較為類似，深邃的情感蘊含其中。努娃弓法之洗練令人歎為觀止，快奏及花奏部分隱隱可見如火的熱情，最值得一提的是努娃那把1730年的史塔利發第琴，音色之美，各大小提琴家無人能及，它的低音部分深沉感人，高音部分即使再高仍圓潤甘醇，真不愧為史塔利發第琴中的極品，聽了之後，我好一陣子不想聽其他小提琴家拉琴，因為相比之下，他們的琴音變得粗嘎刺耳，慘不忍聞。

西貝流士這首，無疑的是當今最好的，努娃彷彿用生命來燃燒這首曲子，處處感人落淚，這首曲子如同杜普蕾（Du Pré 註四）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同樣地為著一位人間罕見的天才不幸的命運謳歌。

在錄這首西貝流士小提琴協奏曲時，努娃充份發揮了她那完美主義者的精神，在錄音的休息時段，樂隊團員們都歇下來喘一口氣，只有努娃仍孜孜不倦的在獨奏室中琢磨某些樂段，接著錄音時，團員們發現努娃的

脖子已因過度練習而充血，但她仍渾然不知。努娃的苦心沒有白費，這是當今最好的小提琴協奏曲之一。

我凝視著案頭上努娃的照片，在我面前的努娃正在拉琴，她的眼神凝望遠方，似乎若有所思；削瘦、濃眉大眼、神采奕奕的她，已將靈魂和音樂一起燃燒。她曾說，對她而言音樂不是一項事業而是一種使命。在她短短的三十年生命中，她的確已完成她的使命——將不朽的樂聲帶給世界，她的離去，留給世人的不僅是遺憾，更是無盡的哀思。



註一：Georges Enescu，羅馬尼亞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弟子多均為名小提琴家，如努娃、曼紐因、葛羅米歐等均是。

註二：韋尼奧夫斯基，波蘭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其所作小提琴協奏曲至今仍常為小提琴家之演奏曲目。

註三：卡爾·弗烈許（Carl Flesch），德國著名小提琴家，一生對教學貢獻良多，為著名的小提琴教師。

註四：杜·普蕾（Du Pré），英國女大提琴家，被譽為「百年罕見的女大提琴家」命運坎坷，28歲即因多發性硬化症而放棄演奏，1987年逝世於倫敦，享年42歲。她所演奏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為該曲的經典之作，並有「杜·普蕾與艾爾加大提琴協奏」電影遺世。

